

(上接 第三版)

小啓

本刊承蒙程言老師、張守仁老師、鄭璋老師、郁慕明校友以及羅智成校友鼎力支持，惠于指導，特此申謝。

第一個是健康，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附中同學在體能方面的健康，但是附中的以健康為校訓並不是很單純的，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內在一點的健康是一種相對的意思，指的是和諧和均衡。現實與理想的均衡，理性和感性的均衡，傳統和創新的均衡。其次是人道，人道是熱心助人，比較有同情，比較能體貼別人的想法，思想比較前進一點點，具有紳士的風度和騎士的精神，附中的人道大概就這些。再說，有了這種「人道」可能是站在時代的主流上而且前進一點點，也許有點寂寞，像是不為人知的先知，為群衆所唾棄的先知，或是荒原中的先知。這也是附中精神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。

人道之外就是積極，積極一般說起來跟樂觀比較接近，而不是悲觀，悲觀祇是一種手段，就如同悲劇一般，一個人常常容易把晦

暗和痛苦的一面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（例如文學），而其他剩下來的便是積極與樂觀了。人人都會不滿我們的現狀！但是如果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，我們也祇好樂觀一點。

郊遊是一件好事，可以培養我們對女生的責任感，培養對陌生的人際關係，培養自己對儀表的重視和談吐能力以及鍛鍊自己感情的韌性。

其他如科學、團體等等都是。

最近南樓（古堡）拆了，有人認為附中精神也跟着完蛋了，跟著南樓走了，這完全是由於過激的感情因素而產生的扭曲的想法。「附中精神」是在沒落，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來，但是附中精神的沒落並不是南樓傾倒的一夕之間的事情。最主要的關係還是整社會形態的變遷的影響。如果古堡的毀滅帶給我們什麼不安的話，那也不過是情感上的一個挫折。精神象徵的毀滅並不能代表或造成精

• 言程 •

附中精神

由於「附中人」編輯同學多次的要求再要求，要我為他們慶祝三十五週年校慶的特刊，寫一篇詮釋「附中精神」的特稿，這一連稿，真是幾經考慮，既不敢遽予接受，又不便任意推辭，因為對此一人「言之能稔」却又「知之不詳」的「附中精神」，要用文字或言詞描繪出一個具體的形象，而且對其詮釋，又要能為所有的附中人所能一致肯定。這是一件「談」何容易的事，我又怎敢違允？但是我個人從民國四十三年到附中任教，成為附中人以來，前後已經二十多年。

我來「談」附中精神，應可算是較為合適的人，我怎可任意推辭？好在我已循高三同學之請求，在本學期的週會中會對他們以「談附中精神」作過一次專題演講，由於時間限制，談來頗有意猶未盡之感，如今正好有此機會予以補述，並且再由「附中人」發表，使高一高二的同學也能藉此對「附中精神」有所認識。使每個附中人都能弘揚「附中精神」作為慶祝附中三十五週年校慶的獻禮，則其意義就更為重大了。

各位自從高一進入附中，直到今天，你們究竟體認到什麼是「附中精神」？恐怕還沒有一個同學會有明確的答案。同學們都知道「精神」它只是一種意識形態，它是一個團體中，每一個分子的思想，言行所追求的方向與指標，要經過相當的時間，在大家共同

承先啟後，發揚光大，而成為一種「傳統

精神」之後，於是它就被這個團體的每一分子所肯定「××精神」。團體中的每一個分子都把這種精神，當做是薪火相傳的責任，不能絲毫背離，我們附中從民國三十六年起，始稱為「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」，其

間雖送經改制，從「師範學院」到「師範大學」，從「省立」到「國立」，「附中」的身分，却始終沒有改變。三十五年以來，先後已教育了五百一十四班同學，再加上新設的國中部十二個班，以及過去三十個實驗班，夜間部六十五個班，初中部一百零九個班，分部五十二個班，總共七百八十二個班，學子約計四萬人，過去大家都喜歡把它叫做「附子」。因爲這些人都是建立「附中精神」的種子」。再加上三十五年以來的師長循循善誘，孜孜不倦的教誨，以及歷屆校友在學術上、社會上艱苦的奮鬥，所致的卓越成就，「附中精神」就在所有「附中人」的多年努力下建立了起來，而又被所有「附中人」所傳遞，亦會直接承擔過一部分責任，今天要

由我來「談」附中精神，應可算是較為合適

的人，我怎可任意推辭？好在我已循高三同學之請求，在本學期的週會中會對他們以「談附中精神」作過一次專題演講，由於時間限制，談來頗有意猶未盡之感，如今正好有此機會予以補述，並且再由「附中人」發表，使高一高二的同學也能藉此對「附中精神」有所認識。使每個附中人都能弘揚「附中精神」作為慶祝附中三十五週年校慶的獻禮，則其意義就更為重大了。

各位自從高一進入附中，直到今天，你們究竟體認到什麼是「附中精神」？恐怕還沒有一個同學會有明確的答案。同學們都知道「精神」它只是一種意識形態，它是一個團體中，每一個分子的思想，言行所追求的方向與指標，要經過相當的時間，在大家共同

承先啟後，發揚光大，而成為一種「傳統

精神」之後，於是它就被這個團體的每一分子所肯定「××精神」。團體中的